

# 新人生觀

拂曉社版



一九二〇年  
九月

俞 銘 璜

新  
人  
生  
觀

★ 拂 曉 社

新 人 生 觀

著 者 俞 銘 璜  
出 版 者 拂 曉 社

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三 月

▲ 版 權 所 有 ▼

# 目次

## 一 人生觀

### 二 各種不同的人生觀

- 一 反革命的人生觀
- 二 不革命的人生觀
- 三 不革命者的出路

### 三 革命的人生觀

#### 一·人生應該是鬥爭的

- (一) 人生就是鬥爭
- (二) 論樂天派與厭世派
- (三) 論調和派

#### 二·人生應該是科學的

- (一) 鬥爭的學問——科學
- (二) 論懷疑派與定命派
- (三) 道德·理性與自由意志

- (四) 論空談派
  - (五) 爲真理而鬥爭
- 三·人生應該是集體的

- (一) 與羣衆相結合
- (二) 論超然派與混世派
- (三) 革命者「至大至剛」的態度
- (四) 組織與紀律的修養
- (五) 爲羣衆服務

## 四 人生觀的革命

- 一·掌握自我鬥爭力求進步
- 二·正確解決人生實際問題
  - (一) 家庭與戀愛問題
  - (二) 出路與個人利害問題
  - (三) 生與死問題
- 三·從政治上充實與開展自己

# 新人生觀

## 一 人生觀

人生觀，其實是時常會被人們提到和談論到的。——中學生做起作文來，動不動就要寫到：人生在世，如何如何……，發表其對於人生的見解。

有些人看見死了一個人，就會歎息着說：唉又喂，人生在世，真是渺茫得很呀，不如一顆草。……

所以，人生觀是什麼呢？簡單的說：就是一個人對於人生的看法。

我們時常可以在各種各樣的人中間，聽到各種各樣的關於「人生在世」的議論：

落後的農民常說：人生在世，全靠八個字生得好。

老先生也相信：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。他們的大門上貼的對聯是：「安分守己，順時  
來。」

生意人以為：人生不過穿吃二字。常言說得好：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。

和與佛教徒說是：人生不免生、老、病、死四苦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，不如修心  
擺我佛如來，脫離紅塵世界。

流氓站在碼頭上，脚一拔手一拱，開口打招呼：人生在世，混混而已，在家靠父母，

出門與朋友，全靠魚幫魚、水幫水。

「詩人」「雅士」認為：「天地者萬物之逆旅，光陰者百代之過客，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？」——這意思就是說：人生好比做一場大夢，又好像住在旅館裏做客，為時甚短，本當逢場作戲，及時行樂，還叫做「遊戲人間」。

少爺小姐，唱清時豔歌曲，說：人生難得幾回醉，不歡更何待！

有志青年則又主張：人生不可虛度，必須做出一番事業。……

所謂人生觀，人對人生的看法，由此可見，也就是回答的——人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又所為何來？該如何是好？——這樣的幾個問題。

這樣的幾個「人之初」的問題，是人人應該弄清楚的。

為什麼呢？

因為：人是個人。不是一隻狗、一隻貓、一條魚，或一塊木頭。人為萬物之靈，就正是「靈」在這裏：人懂道理，會談道理，並且照着一定的道理做事，同時也照着一定的道理做人。人生觀就是人最起碼的做人的道理。

人生在世，大家都喜歡做個正派人、聰明人、有用的人。至於「壞蛋」、「傻瓜」、「無用貨」，都成爲到處通用的罵人的話。但是，人要怎樣才能真正正派、聰明和有用呢？就要先弄清楚這些最起碼的做人的道理。如果不把這些問題弄清楚，做人就根本缺少明確的方針。無論你主觀上怎樣自認「正派」、自作「聰明」、自信「有用」，往往還是免不了要做「壞蛋」、「傻瓜」和「無用貨」的。

中國人，大家都又喜歡長壽，滿牆滿壁，到處寫着貼着：「壽比南山」，「龜鶴遐齡」……長壽當然很好，可以讓我們做些事情。但是，如果壽命很長而「無用貨」似的過去，全無主見，全無作為，真好像個烏龜，過了千年百年，又有什麼好處呢？

所以，做人就要講人生觀，而此外就沒有而且根本談不上其它什麼「畜生觀」。

假如做人不講人生觀，沒有（其實只能說是沒有明確的）人生觀，渾渾噩噩，迷迷糊糊，就是醉生夢死，枉過了一生。孟子說得很嚴格，說是：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則近於禽獸。」拿一句惡毒的土話來說，就是「年紀長在狗身上。」

小說書上說：「有志不在年高，無志空長百歲」，尤其是我們年青人，對於一生之計，更非好好打算不可。否則便要等閑白了少年頭，空悲切。便要「大虛我生。」

現在我們很講究做總結，軍隊機關學校裏的工作、生活、學習，過一個時，都作與做個總結。要是我們一個人，於「壽終正寢」之際，做不出總結來，做出來的總結，卻是一張白紙，豈不是難以交待麼！

又假如，做人講人生觀，可是講錯了，用了錯誤的人生觀做人，終身終世，走着錯路，就此斷送一生，甚至因此還要招致某些禍患。路走錯了還好回頭再走，人做錯了，卻不能使年光倒流。古人說：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已百年身」，悔之晚矣。

再又假如，做人講人生觀，而又很正確的話，那麼，小而至於立身處世，大而至於治國平天下，都有了明確的根本方針來做主宰，一切就能應付裕如，一生就能做個正派人、聰明人和有用的人，這叫做：「脚跟站穩伊百事可做。」——首先就要懂得做人，然後才



能懂得做事。

革命者對於國家、地方、人民、擔當的責任很大。革命總是要人來革的，如果革命者自己對自己的人生觀，還沒有弄清楚弄明確的話，就是革命的本錢還不足，那麼，自己革又焉能革人呢？所以，我們尤其要講究弄好自己的的人生觀。從各種各樣的人生觀裏邊，確定自己的新人生觀。——也就是：革命的人生觀。

## 二 各種不同的人生觀

其實，各人都是有各人的人生觀的。不過其中大有分別：有的明確，有的含糊；有的堅定，有的脆弱；有的正派，有的邪氣十足；有的好，有的壞；有的新，有的舊；有的革命，有的不革命，還有的反革命。

這各種不同的人生觀，不是偶然會有的，乃是由各人不同的社會生活與思想認識來劃分的。古人說：「養移體，居移氣」，人們所過的社會生活不同，環境不同，地位不同，就使各人的思想認識不同，就使各人對於真理、對於現實、對於世態人情，抱着不同的態度，對於自己的人生問題，也就有各種不同的看法。

例如：

### 一 反革命的人生觀

先說，反革命的人生觀，這是屬於反動的統治階級的。因為他們在社會上處於統治地位，靠壓迫與剝削大眾而生活，所以決定了他們的人生觀本質上是違背真理，歪曲現實，與人民大眾為敵的，是逆天行事的，是反革命的。

其特點是：

(一) 自私和貪婪。——把壓迫和剝削別人，看做他們的人生的理想、目的、作為、

樂趣、靈魂的寄托。

楚霸王小時候，看見秦始皇出巡，前護後擁，威風得很，眼紅起來，就說：「彼可取而代之！」漢高祖看到，也說：「大丈夫生當如斯。」他們好像一生下來，就是爲了爲帝爲王，稱孤道寡，站在衆人的頭上的。中國歷史上，記載歷代帝王，差不，個個都是「天生聖智」，正都是從這種觀念出發的欺人之談。現在的專制獨裁的軍閥政客，也總是一開口就表現出自己是「高人一等」的樣子。

蘇秦做官之後，看見人家恭維自己，便得意揚揚的下結論說：「人生世上，勢位富厚，蓋可以忽乎哉！」李斯年青的時候，就感覺到：「人生賤莫賤於貧賤。」古今的大小政客，三日無官，則惶惶如也，其理由就在於此。

他們的富貴，當然是建築在別的許多人的貧賤上的。

過去的許多贓官，以其壓榨瘦刮所得，窖藏起來，還有人打成了銀票，貼在板壁上，專門以供賞樂，（見官場現形記）。算筋算骨的盤算，百萬家財，仍是「一錢如命」，「要錢不要命」，「一錢不用，二錢不捨」，目前農村中，還是可以找到這樣一毛不拔的「守財奴」的，像這一類人的心理，實在難以解釋，只好說他們大概是爲剝削而剝削，以剝削爲人生之「一樂也」。

封建人物與資產階級，望子成龍，訓練自己的子弟，也說：「人生在世，事業爲重。」也說：「爲國爲民。」但是，他們所謂事業，其實是指個人的事業，個人的升官發財的事業，所謂「爲國爲民」，也是由他們個人來包辦，甚或包而不辦，一有機會爬上了台

，就要假公濟私，濫用威權，橫行霸道，壓迫衆人，損害衆人，由他們個人坐享衆人出力所得的功勞成就，把衆人的血汗，化爲他們個人的豐功偉烈。

他們的見解，認爲：「人無兩樣心，狗子不吃屎」，「十隻豬爪兒，隻隻朝裏灣」，「人本來就走自私的動物。」

世界法西斯強盜頭子，希特勒，夢想囊括全世界的領土、政權、財富，歸於他的卅字旗下，正是這種見解的集大成者。

(二)殘暴和卑污。——爲要達到個人的人生理想，他們不惜用盡一切手段，對上則奴顏婢膝，對下則壓制欺詐，對內則排擠傾軋，對外則裝腔作勢。欺欺怕硬，以勢凌人。以至於出賣朋友，屠殺人民，只求自己逞心快意，往往還要裝出一嘴的仁義道德，一臉的之乎者也，口是心非，欺人自欺，並視此爲人生應有的作爲，否則便算是沒有本領沒有出息。

他們說得老實的是：「蝦蟆要命，蛇也要飽」，「無毒不丈夫」，說得漂亮的：「生存競爭，優勝劣敗。」他們是優勝者，是注定的；別人是劣敗者，那也是活該受他們的罪。

我讀史時，便覺自古統治階級的大人物中，其實都不外兩個典型：就是漢高祖和楚霸王。一個是狡詐卑劣，詭計，端的，一個是殘忍粗暴。殺人不眨眼的；一個是無賴的，一個是兇惡的；一個是紅臉的，一個是黑臉的；一個成功的，一個失敗的。如今的希特勒之流卻是殘暴與卑污兩者兼而有之的脚色。

他們對於人生的主意是：「與問目的，不擇手段。」「不能流芳百世，亦當遺臭萬年。」

他們不管用軟用硬，或是軟硬兼用，卻是爲了一個目的：利用別人，造就自己；壓倒別人，抬高自己；犧牲別人，以利於自己。損人利己，這就是他們的「人生的藝術」。

所以，法西斯主義的教條是：「暴力即道德」，「勝利即真理」。而爲了發揚這「道德」這「真理」，他們對全世界要用出一切哄嚇詐騙的特務把戲，做出一切殺人放火的強盜行爲。

(三) 享樂和頹廢。——「飽暖思淫慾」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沒有來頭的富貴財祿，悖入者必悖出，自然總是用於曠奢淫逸的方面。歷代帝王的酒色荒糜、許多地主資產階級的狂嫖濫賭，吸鴉片烟，（他們說定：「人生不吸福壽膏，枉在人間走一遭」，這可以稱之爲：「鴉片烟的人生觀」。）在他們看來，這些都是人生的「福份」。

過去蘇北做游擊官、發國難財的人們，多數總是妻妾成羣，揮金如土，甚至還有人公開宣稱要組織什麼「老婆班，兒子排的。已至於目前淪陷區的敵僞「官長」們，其腐爛的生活，更是昏天黑地，荒淫無恥，駭人聽聞，說不上口的了。

他們享盡人生的榮華富貴，自然對於自己則不圖上進，對於社會國家則不願有所改革，主張保守落後，開倒車，維持現狀。再加之他們這樣胡作胡爲，久而久之，必然磨滅了自己的天性，毀傷了自己的精力，更加造成了自己的末路，於是，樂極生悲，就漸漸的活得不耐煩，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」「哀樂悲來，識盈虛之有數」，眼前總覺得：「夕

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，悲觀失望起來。——中國士大夫的虛無主義哲學，外國資本主義的什麼「頹廢派」的思想，「世紀末的悲哀」，法西斯派的狗頭文人，歌頌「戰爭、暴力、破壞」，「流血」與「死的勝利」，都是這種沒落階級生活的反映和意態的表現。

自私和貪婪、殘暴和卑污、享樂和頹廢，三者相互發展，這樣便形成反動的統治階級的一套做人的道理、反革命的人生觀。

這種人生觀，在統治階級靠近垮台的時候，就表現得比較更加明顯。所以中國歷史上的許多亡國之君，無一不是苛徵斂、重刑罰、縱酒色的昏君和暴主。

## 二 不革命的人生觀

再說、不革命的人生觀，這是屬於不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。當然，這並不就是等於說，小資產階級都是不革命的！

小資產階級，有所謂「二重人格」，因為他們社會上過着不飽不餓的生活，處於不高不矮的地位，有着不大不小的家業。眼熱統治者的富貴威權，但是，或者想向上爬又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爬得上去的；或者自己又有些「良心」，似乎不屑學着統治者窮凶極惡、死皮賴臉的樣子。另一方面，傾羨革命者的光明大道，但是，或者想丟開一切拖累而不能；或者自己又很「聰明」，似乎犯不着跟着革命者去冒險犯難。於是，就弄得進退狼狽起來。欲進不能，欲退又止，畏首畏尾，患得患失，其原因就在於丟不開個人的小天地。

說到個人打算，他們在事實上，是受盡生活的壓折的。或許在一開始，是有些不大不

小的理想、抱負，可是「生不逢辰」，生在這個碰釘子的時代，他們經不起幾回釘子一碰，志氣就銷磨殆盡了。我就親眼看到許多青年朋友，少年時候在學校裏，無不朝氣洋溢、志壯山河，對於國家地方以至自己的一生，都有一番洋洋大計，談到將來，大家都是精神百倍，議論多端，眼睛特別放出光采。可是，一出學校，職業馬上成爲迫切的實際問題，在開始時，也許想找一個「志趣適合，待遇較高」的職業，可是找不到；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就只想找到一個「志趣不太違背，待遇較好」的事做，可是又找不到；不得不求其次，就只想找到一個「不管怎樣的餬碗」再說吧，可是還不一定能夠就找到……。這樣幾次三番的打折扣，人就早已軟了勁，只好向生活屈服，低聲下氣，做生活的奴隸，漸漸安於現狀，忙於家計，碌碌一生，被柴米油鹽……打擊得垂頭喪氣，站不起來，變成「灰色的動物」。偶爾碰到個「好機會」，找到個「好事情」，那就心滿意足，巴結不暇，也來不及去想別的了。眼光也就這樣隨着生活的圈子越縮越小，目光如豆，偶一回想到過去的理想、抱負、奮取的心願，真是恍如一夢，只覺那時候未免「幼稚」、「頭腦簡單」、「少年氣盛」、好像「初生的貓兒不怕老虎」，實在「可笑」得很；而現在呢？才算「穩重」、「老成」得多了，入世已深，懂得些世故了，這叫做「江湖越老越寒心」。

不錯，人少年時候的缺點，往往就是太偏於空想，這也許是「年幼無知」，「可笑」。但是，二三四十歲，正是一個人精力旺盛的真正「黃金時代」，正是好與環境奮鬥，做一番事業的好時光，這些人反而自己先倒萎縮起來，老氣橫秋，自暴自棄，礎砢光陰，辜負人生。細想起來，他們不是比「年幼」更「無知」、更「可笑」麼？

這些人的走向消極，總是因為戰勝不過環境，又戰勝不了自己的軟弱，而偏偏又是用這種「覺悟」的形式，「覺今是而昨非」的樣子出現的。

因此，他們害怕真理、逃避現實，不敢靠近人民大眾。等待、觀望、猶豫、動搖、妥協、屈辱，便形成他們的一套不革命的人生觀，而又表現為各種各樣的「派頭」：

一、樂天派——一切安於「天生的」的現狀，而托之「美滿的」將來，靠空洞的樂觀度日。有點辦法就講究享受，說是：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」。毫無辦法，就講究「安貧樂道」。所謂：「居陋巷、一簞食、一瓢飲、回也不改其樂。」實行「安步當車、晚食當肉」，相信「知足常樂，知止不辱」，以為「天無絕人之路」，「船到灣頭自然直」，所以打定主張：「不戰不和守，不死不降不走。」（這是清末兩廣總督葉名琛，當英法軍圍攻廣州緊急時，所決定的「對策」，結果被俘而死。）凡事聽其自然，但求一時心安意得。

二、厭世派——一切皆無生趣可言，「希望只是誘惑人的妓女」，眼前總是一團漆黑，憤世嫉俗，悲天憫人，到處咀咒着：「萬惡的世界呀，走頭無路的社會呀，可憐蟲一樣的人生呀！」認為：人生原是悲哀煩惱，縱使努力，也是徒然，因此，弄得萬念俱灰，垂頭喪氣，多愁善感，看見花也流淚，看見月也傷心，觸景情傷，整天哭喪着臉，是些林黛玉式的小男女。

三、懷疑派——一切皆無是非真幻之分。人生嗎？不過是夢。真理嗎？不過是謊。戀愛嗎？不過是互相玩弄。鬥爭嗎？不過「黃毛狗咬黃毛犬」，一羣瘋狗相打。革命嗎？不過是：「以暴易暴」、「你不好，打倒你，我來做，我更壞！」（這是中國原屬無政府主



義者的某要人替「革命」下的定義。——結論是：無非是戲，四大皆空。

四、定命派——凡事皆由天定，「孫行者一個跟斗十萬八千里，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」「人有千算，天只一算」，「無常一到，萬事皆休」。這是迷信的定命論。凡是皆由環境，或是一種什麼規律，法則決定死了，人力無法挽回，也無力違拗，這又是「科學」打扮的什麼論。

五、超然派——一切與我無關，與世無爭，「耳不煩，心不惱」，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」，「只管自己門前雪，莫管別人瓦上霜」，（外國話說是：「只管自己的鼻尖，莫管別人的尾巴」。）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」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」，「明哲保身」，「苟全性命於亂世」。

六、混世派——一切無所謂。開始是：「得過且過，混混而已」，「日圖三餐，夜圖一宿」，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」；慢慢的變成：「牆上一顆草，風吹兩邊倒」，「東邊吃羊肉，西邊吃狗肉」，說是「敷衍敷衍」；最後也就可能同流合污。澈底些說就是「有奶便是娘」，古話叫做「識時務者是謂俊傑」，時新名詞又叫做「現實主義」。（自然是庸俗的現實主義！）

七、調和派——一切都好，是個好好先生，但是認為唯有爭執不好：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」，「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」，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」。只要說一句：「嗯，這又何必呢？裝點糊塗吧！」於是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不了也就了之，天下從此太平，自己凡事儘可「讓三分處世，退一步做人」。